

校园新阅读书坊

女生浪漫系列

Nü Sheng Lang Man Xi Lie

再见！ 蓝眼睛

郭英州 著

ZAI JIAN LAN JIAN JING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BEISHAONIANERTONGCHUBANSHE

校园新阅读书坊

女生浪漫系列

Nü Sheng Lang Man Xi Lie

再见！

蓝眼睛

郭英州 著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BEISHAONIANERTONGCHUBANSHE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! 蓝眼睛/郭英州著. —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2

(校园新阅读书坊·女生浪漫系列/徐鲁策划)

ISBN 7—5353—2422—3

I. 再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5678 号

书 名	再见！蓝眼睛				
©	郭英州 著		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			
网 址	http://www.hbcp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@public.wh.hb.cn		
承 印 厂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		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		
印 数	1—5000	印 张	5.375	字 数	80 千
印 次	2002 年 9 月第 1 版,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				
规 格	850 × 1168			开本	32 开
书 号	ISBN 7 - 5353 - 2422 - 3/I·488			定价	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本书看点

请不要跟着别人走。我对自己说。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胆小的只会重复别人的人。而事实上，我又是内心极不安分的女孩。我这样一天一天地写，写给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摆脱自己。为了忘记，为了记忆，为了神秘，为了寂寞，为了沉湎的某种隐喻，为了期盼生命最微小的转折处奇迹的出现……那一个个属于年轻的短暂故事，那些朦胧的，抒情诗般的梦，对我来说，是过去，也是未来；是真实，也是想像；有时完整，有时破碎，有时大笑，有时沉默，有时热烈，有时平淡，有时它穿过灿烂的阳光停留在我的心里，却又扑扑地扇动着银色的翅膀，似乎准备随时起飞。有时它那么温暖而忧郁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在下雨天陪伴着孤独的我。

本书献给——我的导师和家人。

目 录

MU LU

一、再见暑假 ►► 1

打工结束了。

当我送他我篆刻的他的名字时，
他的眼中带着多欣赏的眼光呀。

当我拿到他写给我的赠言时，我也吃了一惊。

二、看得见风景的位子 ►► 17

少男少女们分了手。

我们约好了，下个星期一，
在有着看得见风景的坐位的
“Flying Green”车上再见面。

三、推开那扇门 ►► 33

推开那扇写着“厨房重地”的仓库门，
门后的世界使我大吃了一惊……

四、那颗浪漫的星 ►► 49

那颗浪漫的星
已经疯癫……

五、再见！蓝眼睛 ►► 77

“再见了，再见了，蓝眼睛！”
当我再次转身，蓝色的梦
和黑旋风已消逝在黑夜里。

六、我是一只鱼 ►► 105

可不可以不想你/我需要振作一下
七、八、九月的天气/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
需要你我是一只鱼/水里的空气。

七、北京的风很大 ►► 139

看来这个电影在不停地放，
因为已经有人在那里讨论了。



一、再见暑假

打工结束了。

当我送他我篆刻的他的名字时，

他的眼中带着多欣赏的眼光呀。

当我拿到他写给我的赠言时，我也吃了一惊。

那些潦草的字迹：

让我们大学见！

再见！蓝眼睛



在灼热、明亮的夏日，我认识了倪晓辉，在柏木大厦。

爸爸托他的朋友为我找了份临时的工作——做柏木大厦餐厅服务生。

第一次站在柏木大厦面前，有些害怕，因为柏木大厦太气派了。四十层楼高的外观炫目逼人，阳光下闪烁得使人不敢接近。

一切都非常正式，我还签了一份合同。

一切又还得习惯。首先是早上八点班车上陌生的眼光，“这小姑娘是谁？”“新来的吗？”“好小哟！”我听到车里低低的询问声。

其次是餐厅和餐厅里的人。柏木大厦是商用大楼，不同的公司租借不同的楼面，一楼的餐厅就是为这些公司的职员服务的。早上9点不到我们就换好了干净的工作服，白衬衫、红领结、黑裙、黑半高跟皮鞋。9点整开始打扫，每个人负责分到的一块清洁区域，备好扫帚、拖把以及小铲刀。“这把铲刀用来刮粘在地上的米饭，”领班，一个精明严肃的女人，乌黑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结实的小发髻，两只棕色的发夹干脆地穿插在里面。她严肃地告诉疑惑的我：“手脚要轻，重手重脚会把地板弄坏了。”

外面的游乐场里飞舞着明亮的白色木马，我们快乐地又扫



又拖。餐厅是可爱的蓝色。地板、墙壁、桌子、凳子，以及挂着的一些小油画，不同层次的蓝色，如诗如画。腰酸背痛后有 30 分钟的自由聊天，共事的服务生们喜欢挤在一起，这些面色红润，嘻嘻哈哈，毫无顾忌，平常的、直率的、无拘无束的女孩，有的比我还小，相比我的矜持、羞怯、清高，她们更像是空中乱舞的小蝴蝶。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，很快我们就打成一片。技校服务行业毕业的服务生们羡慕我读书打工蛮时尚的生活方式，我羡慕服务生们的简单和快乐，我们各自发着不同的光芒。一到 11 点钟我们忙碌起来。人群轰轰烈烈地涌进来，我抱着吃苦耐劳的信念争取到了做打饭工的机会。没有空调，只有桑拿式的火热，这也许对皮肤有好处。我洗干净了手，戴上口罩、透明的手套，严格按照老师傅的要求，把热气腾腾的长 60 厘米，宽 80 厘米的蒸饭，用长铲子划分平均等份，分发给每一只不锈钢快餐盒。这需要速度、耐性和节奏，不眼明手快要误事，时间一长你又会厌倦，缺乏协调的旋律，绝对的头晕丢脸。

3

餐厅的工作我都一丝不苟地去做。毕竟只有宝贵的一个月。

从不习惯到习惯对我来说并不难。

改掉了睡懒觉的习惯。深深呼吸清晨薄薄的空气，抬头，一片很大很深的蓝天，向我拥抱过来。我也似乎习惯了这些平静单调的夏天的日子，一个人。它们是现实，是真实，也不乏趣味。我始终在慢慢地咀嚼这种感觉，我成了那些可爱姑娘中的

再见！蓝眼睛

ZAI JIAN LAN YAN JING

一员，穿着同样的制服，系着同样的领结，做着同样的工作，有着同样光洁的额头……我在适应，我也在观察，我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秘密、共同的疯狂梦想——十六七岁时都渴望成为一股玫瑰的芳香，四处飞扬，穿越那些男生，浪漫地做一次温馨甜蜜的旅游。

今天，下班时间一到，我像往常一样迅速换好衣服，准备回家看第10遍《虎口脱险》。不料班车坏了，司机说要修20分钟。我赶快逃离热浪，重归清凉餐厅世界。

一进门，我的眼前闪过一圈淡黄色。不是强烈的阳光那种。抬头，一个奇高的男生懒散地斜靠在餐厅的圆柱上，他有1米90吧？！奶黄色的短袖T恤，浅咖啡色的休闲卡其裤，满头的乌云，还有一张充满弹性、满目青春的脸。陌生的年轻人。他不是大楼的公司职员！

他守在门口，我必须越过他。在他视线上升的刹那，我不能站在门口，那就意味着站在他旁边，那就意味着我曾好奇的片段凝视。我必须越过他。我的脚步小心翼翼，换了平底凉鞋后我的走姿不再摇摇晃晃。

“你是新来的？”他似笑非笑的眼光单刀直入地拦住我，并快速扫过我吃惊的脸庞，嘴角调皮、玩世不恭的微笑和酒窝竟有扩张的趋势。

“也算吧。”我停下来，潦草地回答，想用莫名的骄傲拒绝被他的微笑淹没。

“你不是金太阳技校的吧？”他没有被我距离式的微笑吓退，语气反倒显得成熟，与他孩子般的脸产生了矛盾。



“不是。我是高中生，到这儿来打工。”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真相，心里却后悔自己不够幽默，不属于这里的人应该可以开个玩笑。

“是吗？打工？”他打量我。短短的头发，苍白严肃的脸，纤弱的身材和红红的脸。这男生正面、全面、认真的眼光让我害羞。我的心不禁跳了起来。我提醒自己脚步要迈开来。

他晃晃手里的黑东西：“你想打吗？”是个游戏机。

“谢谢。”我笨拙地接过游戏机，内心一片犹豫，像我这样的乖乖女大都不擅长打游戏机。

“你怎么不回家？”问题少年那么喜欢提问。

“班车坏了。”我低着头，紧张地揪着按钮，稍一分神，我的游戏就 over 了。

“喔，这车子经常坏。”听这语气，我抬起头，内心充满了疑惑，他怎么会如此了解？他是谁？但我保持沉默和 100 个疑问，低下头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倾听……这么高的个子，怎么长着一张小孩的脸。我继续打着游戏机，直到有人叫我。我礼貌地还给高个男生那黑玩意儿。他笑着说再见。

这么高的个子，不该有张孩子般的脸。我这么觉得。

真没想到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。

午餐后照例要打扫整个餐厅。打扫的工作是非常严格的。我戴着 400 度的近视眼镜，黑黑的眼镜框应该使我看起来比较滑稽。

再见！蓝眼睛

当我拖地板拖到餐厅厨房门口的时候，听到有人轻声喊我的名字，我环视四周，没人。

我又专心致志地拖起地板来……

“艾拉拉，我在厨房里，你进来。”陌生却熟悉的男声。

我愕然地走进，似乎觉得惊喜，又有些不安。

“你……”我的眉毛挑起。

“嘘，”他用食指按住嘴巴，“明天中午打乒乓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不……”见到他的眼神局促、失望、窘迫，我咳嗽了一下，“不去——不可能！”

“你！”他无可奈何地笑了。

“哎，”他的表情带着疑惑，“你会不会打？”

“废话，当然会了。”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他又笑了，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：“明天中午 12 点半，26 层工会休息室见。忘记介绍我，倪晓辉。”

今天晚上过得好慢呀。我枕着头看 DVD，《Fanfan》。穿着红裙的索菲·玛索美丽清新，红裙在阳光下像星星一样在夏季闪着光，而她栗色的头发四散飘逸，秀丽的脸上有一种难言的飞扬，绿色的眼睛那么地动人，全身是花，如同波提切利的名画《春》里的人物……男主人公亚历山大被这蓬蓬勃勃的年轻神采所吸引，而摆脱了控制灵魂的忧伤……月光洒进房间，我闭上眼……我呢……只在想像中怀着一颗深深的浪漫情怀与男孩子们的交往，就像被偷了羽毛的青鸟，寻找着翅膀，心里，那不知有多深的角落里，倒影着金色的阳光，红色的小小的疯狂和灰色的莫名其妙，透明结实的好奇心，模糊而强烈地渴望……



那里其实经常有小小的波浪，那是一种秘密的激动。

他的笑，孩子般的。那一刹那有多么地可爱：清晰、稚拙、会意、调皮……天真的、充满信任的笑容，满满的，溢出来，溢出来，流动地铺展到我的心中，掀起了一阵阵涟漪……倪晓辉……他是我平淡生活中的闪光点？还是一段短短的歌曲？……

我和倪晓辉进行了一场乒乓球友谊赛，在豪华的工会休息室。我主动提出打 21 球。看着他的嘴巴越来越像金鱼圆圆的嘴巴，我心里得意极了。

“你的反应真快。”他开始对我另眼看待了，语气中透着赞赏，他的脸也在发亮。

我越战越勇，没想到时间已下午两点。

“没事，服务生下午只是聊聊天，领班肯定在 301 室，你別紧张。”他对她们倒是了如指掌。

我悄悄地下了楼，看到她们果真在聊天，心才放下来。

晚上我和他继续 E-mail 往来，没想到我们初中竟是一个中学的，可他没有注意到我。

“我喜欢索菲·玛索……”他的 E-mail 很直接，像他的作风。

“你喜欢长发的女孩？”我的两只手在键盘上飞舞，“你只注意长发女孩？”

“不总是。”他打字速度挺慢。

我不敢再打下去了，赶快转移话题。



倪晓辉似乎总是神出鬼没的。他带我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。

我跟着他艰难地爬上最高一层平台。通向平台的梯子非常窄，平台的进口是一个很小的圆洞，只能一人通过。

上面四周安静得厉害，阳光无遮无拦地漫地洒下，地上各种声音听起来如蜜蜂般嗡嗡地在风中颤动着。

我看着地面上蚂蚁般的车子，腿直发软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的眼睛带着笑意。

“感觉好极了！”我故意走到栏杆边，张开手臂，纵情呼吸着对面迎来的风。我的脚在颤抖，头发扬得像鸟的翅膀。

“当心……”他急着用手挡我，无意中滑落到我的手心，凉凉的，我感到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一下子释放出来，甜甜的，一丝一丝的，慌张的，一点一点的。我故意装得满不在乎，脸却不由得燃烧了起来。

“我们该来个泰坦尼克号船头式的配合，”尴尬了几秒，他眨眨眼睛，闪出一丝狡黠，阳光在他的眼皮轻盈起舞，突然手里像变戏法式的甩出两个诱人的苹果，“你真好玩，有时腼腆极了，有时又像个小男孩。你的短发很漂亮。”他吹起了口哨，那是《虎口脱险》里英国兵接头时吹的那段曲子。

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，小时候的我一直是长发，甚至还在两根辫子上扎上长长的蝴蝶结，然后使劲甩一甩，两根飘带听话地飘起来。可是终于那一天，为了坐在前面的小男孩剪了长发。晚上是六一营火晚会。我希望那小男孩注意我。篝火



燃起，小朋友围成圈跳起来，是集体舞。男孩站在外围，固定，女孩站在里圈，变换着位置。我等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那一刻：天上的星星，美丽的篝火，还有我们的微笑和紧握的双手……

风暖融融地在我手臂上掠过去，带着阳光的气味，吹着胳膊上的汗毛，痒痒的舒服。

“我明年考大学……”站在我旁边的大男孩低声说。

“是吗？你明年考大学？”我清醒过来，抬头望着他，他递过苹果。

“嗯，所以爸爸让我到这里来复习功课，呆在一个只有凳子、椅子的房间。”他第一次苦笑着，“像犯人。”

“相信你能考上好的大学。”

“我也有信心。”他展开孩子般的笑容。

我还是喜欢看他这样笑。

我有好几天没去工会休息室。我在生气，因为……

“你知道吗？领班说你蛮有本事的，没来两天就把柏木大厦总经理的儿子花倒了。”周小莹，服务生中一个胖女孩偷偷告诉我。

天，这些话简直像肮脏的大海淹没了我内心平静的沙滩。我的心在哆嗦，胸口中央的地方疼得厉害，火辣辣的。可是，其实我应该早就想到了，我太笨了。都怪那坦诚而生机的眼睛……

中午周小莹塞给我一张纸。我打开纸条：

对不起，我没告诉你，我是这里总经理的儿子。我以为这

并不重要。这个月20日是我的生日，请你来吧。

最下面是一条船，我仔细看，原来是他的签名。他把他的名字设计成一条船的样子。

“要回信吗？”周小莹一副信使的样子。

“不用，谢谢。”我把纸塞进了口袋。我的心里一片冰凉。

接连几天在餐厅我遇见他，都像从来不认识他一样。满脸懊丧的他坐在那里深深地看着我，眼神迷茫而温柔，我则总在他准备投入视线的时候调开自己的目光。他张了张嘴，什么也没说，脸却绷得更紧了。

可我一点也不感到好受。我总是站在家里的阳台上，看着暮色一层层地加厚，红霞消失后，天色变成了透明的深蓝。天暗了下来，可仍然滞留了闷热。我惶惶地回到自己的小房间，镜子里的我，脸上满是恍惚落寞的神情，心里有一种无奈的力量，在内心深处苦苦挣扎……我不懂自己为什么这样。故事到底从哪里开始？我的生气为了什么呢？金黄的光线中有东西在涌动，我的身体变轻，心情也恍惚起来。

午餐时，我听到柏木大厦的广播里有人为我点的歌，《音乐之声》里的《雪绒花》。这是大厦自己的午餐音乐节目。这支歌如风如水般地在我体内荡漾回旋，慢慢地抚平内心的疼痛。

下午下班，我照例要到妈妈学校去拿晚报。没走到校门口，突然我看到了他，站在一棵恣肆的大树下，太阳的金光从跳动树叶的空隙中一缕一缕射到他焦急的脸上，那些阳光就如同



飞舞的蝴蝶。刚转身想跑，他一个箭步蹿上来，抓住我的手。他的脖颈，他的面颊似乎跳动了起来，他的呼吸拂起我耳边的头发，我的脸，我的血管都要爆裂了。

我拼命坚决地甩他的手：“倪晓辉，你干什么？这是在街上。”

“我不管！”他的手是那么强劲有力，又湿又热。

他的眼睛很怕人：“我的生日你去不去？”他的脸激情而疲惫，像一团干干的火焰。

我的背部发烧，要是被熟人看到了怎么办？

“你先把手放掉。”

“不，你先说去不去！”

“你有毛病啊。”

“是的，我有毛病。”他此时的语言掷地有声。

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，他这时的样子太认真了，孩子般的脸皱起了深深的眉头。我只好答应了。

他得意地松开了手：“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”

“神经病！”我恨不得把他杀了，“快走吧。”

他提议去立交桥。他对这儿倒挺熟的。

我还是第一次乘车经过。

大桥被浓重的金色空气所笼罩，桥下的水波遥遥远远的，倒影着空中飞满的流彩，一些小船摇荡着漂浮过来。热风拂过我裸露在裙外的膝盖，宁静、不动声色的夏天真是美丽的季节，令女孩充满热烈阳光的许多幻想。

他好高呀，我心想。他靠得我如此近，太阳投射在他的脸